

回望1979: 全面开启达州个体经济时代



覃大洪向个体工商户发放营业执照

1978年,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对内改革、对外开放政策。对内改革最先解禁了工商业,我市在1979年就诞生了第一批个体工商户,全面开启了我市的个体经济时代。

□文/图 本报记者 龚俊



1984年的工商制服

“1979年,达县率先恢复了个体工商户的登记管理工作。当时的个体从业人员首先要向辖区提出申请,经归口主管部门提出具体意见,由工商局审核后颁发营业执照。”“文化大革命”刚刚结束,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情形仿佛就发生在昨天,达县工商局退休职工覃大洪回忆:当时大多数人对国家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一事还心存疑虑,第一批试水搞修配、理发、缝纫、日用百货、火柴香烟和小食店的小摊小贩们为了规避风险,在营业执照申请书上写的全部是“试营业”。所以达县工商局当年发放的仅仅是临时营业执照,数量只有100多个。由于政策不明朗,工商局在发放执照时明确告知申请人,执照只允许个人使用,不能雇佣和使用帮工,就算是妻子和父母都不行。很多农民当时也想经商致富,纷纷到工商局申请营业执照,但国家政策规定农村社员不许弃农经商,在没有政策依据和经验参照的情况下,工商局没有给农民发营业执照,但是允许他们以队、社的名义贩运蔬菜、粮食销售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社会上只有国家单位才有招工指标,用工形式又极其单一,导致城市闲散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众多,就业压力巨大。覃大洪回忆:1981年,国家对非农业个体经营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。我市优先安排城镇待业和闲散人员开店、摆摊,为社会减轻就业压力。据当时的文件记载,我市对城镇个体手工业、小型工业、运输业、房屋修业、建筑业、商业、饮食业、服务业等开业不再进行限制;允许农业手工业、服务业、修理业开业登记;允许社队集体开办小食店、小肉铺、小旅馆和各种修理、缝纫、洗澡堂、蔬菜、粮油加工、手工产品、农副产品推销等门市。总体上来说,我市当时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,按照拾遗补缺、方便群众的原则,允许个体户在修理业、服务业、手工业、饮食业、商业、运销业、运输业、花草业这8个行业,从事钟表修理、收音机修理、电视机修理、自行车修理、理发、照相、磨刀剪、补锅、编织、卖烧腊、卖水饺、卖担担面等经营活动。

为了扩大经营规模,工商局允许个体户

们一证一人经营,一证全家经营,三五人合伙经营。而对饮食业、服务业、修理业中有特殊技能的行业,准许个体户们找帮手或带几个徒弟,以利于扩大社会就业。当年,工商登记的个体私营经济达2012户,从业人员2233人,注册资金51.25万元。

1983年,个体工商户的发展更快,在搞活经济、繁荣市场、方便群众、安置待业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。我市开始对农村个体工商业放宽政策,大力支持和鼓励农村的专业户、重点户发展。对其经营的小鱼塘、小果园、小竹林及开办的面坊、粉坊、油坊、石灰窑等从法律上给予保护,资金上进行扶持;对农村中的能工巧匠,经工商部门登记发证后,还允许其到全国打工;允许个人或联户合伙购置农产品加工机具,从事工副业生产、加工、运输;允许适当发展农村个体工商业;允许个人走街串巷收购废品、向供销社和工厂出售。

据达川区工商局统计数据显示,截至1983年年底,仅达县当时个体工商户就达10521户,首次突破万户大关。其中城镇1578户,农村8943户,从业人员12273人。注册资金因“专业户”“重点户”加大投入,累计达435.7万元。

工商业的繁荣,带来的财富让人眼红,市场上开始出现很多无照工商户,扰乱市场秩序。社会闲散人员、待业青年、农民、职工、学生纷纷涉足商海,无证经营、扰乱秩序。为此,我市工商部门开展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取缔无照工商户的联合行动,对个体工商户的超范围经营和无证经营进行了整顿。

弹指一挥间,40年的时光过去。我市的个体工商户从无到有,截至2017年底,全市民营经济市场主体累计达18.06万户,同比增长7.05%。其中:个体工商户14.49万户、私营企业3.16万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别达4100户。现在全市分别有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户、24户、122户,有产值超10亿元的民营企业4户、产值超亿元的民营企业288户,有家庭农场1758户,标准化农民专业合作社100家。

连载



壶里乾坤

刘秀品

而陶渊明既有诗骨,也很有酒骨,后任的江州刺史檀道济是一个贪官,名声很臭,有次慕名给陶渊明送来了酒,愿与他结好。可陶渊明病得躺在床上,饿得揭不开锅,下不了床,也没受檀道济的接济。恐怕当时还没有“喝了人家的嘴软,拿了人家的手软”之类的劝世民谣流传于世,堂堂大文豪陶渊明竟怕与贪官往来损毁了自己的名节,毫不客气地把檀道济给轰出了门。苏东坡还为此写了“送酒侮渊明,急扫风轩洗破觥”的诗句,从内心表达了对陶渊明那种超凡脱俗气质的赞美。

陶渊明喝酒一辈子,把身体喝垮了,下决心戒酒,还写了一首名为《止酒》的戒酒诗,每一句都有一个止字,流传甚广:“居止次城邑,逍遥自闲止。坐止高荫下,步止华门里。好味止园葵,大欢止稚子。平生不止酒,止酒情无喜。暮止不安寝,晨止不能起。日日欲止之,营卫止不理。徒知止不乐,未知止利己。始觉止为善,今朝真止矣。从此一止去,将止扶桑涖。清颜止宿容,奚止千万祀。”陶渊明的《止酒》写得好,可成功戒酒了么?没有,活到老,喝到老。

诗圣的《饮中八仙歌》

王绩在《醉后》诗中写道:“阮籍醒日少,陶潜醉日多。百年何足度,乘兴且长歌。”对魏晋时的两个酒鬼做了“小结”。

文人爱酒,文人颂酒。唐诗是中国诗词发展的巅峰时期,也是中国酒文化飞速发展的时期。诗不离酒,酒催生诗。没有酒就没有诗。唐朝的诗人把对酒的赞美推向了高峰,真是“一曲新词酒一杯”。

卢殷在《长安亲故》中写道:“楚兰不佩佩吴钩,带酒城头别旧游。年事已多筋力在,试将弓箭到并州。”高骈《依韵奉酬李迪》中“诗成斩将奇难敌,酒熟封侯快未如”,把喝酒看得比拜相封侯还痛快。杜荀鹤《白发吟》中写道:“九转灵丹那胜酒?五音清乐未如诗。”王维的《阳关三叠》中有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白居易《移家入新宅》中云:“取兴或奇酒,放情不过诗。”在《对酒行吟赠同志》中还写道:“百事尽除去,唯余酒与诗。”杨乘《南徐春日怀古》云:“酒肠堆曲蘖,诗思绕乾坤。”岑参在囊中羞涩没钱买酒的境况下,幻想着“道旁榆荚青似钱,摘来沽酒君肯否?”

诗圣杜甫一生坎坷,穷困潦倒,可也丝毫没有影响对酒的渴望,他留下的诗中关于酒的有三百多处,比重占传世诗篇的三分之一以上:“醉里从为客,诗成觉有神。”“重碧拈春酒,轻红擘荔枝。”特别是他写的《酒中八仙歌》,对当时“饮中八仙”每个人在酒桌上各具个性的描绘,更是脍炙人口,千古流传。

诗人贺知章,汝阳王李进,左相李适之,美少年崔宗之,素食主义者苏晋,书法家张旭、诗仙李白、辩论高手焦遂等八人号称饮中八仙。有一次聚会长安,喝酒三千坛,个个喝得醉态百出,人人妙语连珠,可谓唐时一大盛事,被视为历史经典酒局之一。诗人杜甫的《饮中八仙歌》,就用诗的形式记载下了当时的情形。

(二十)